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一
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宣葆光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郭卷一百十一上

元 陶宗儀 撰

東方朔傳

郭憲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祕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答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

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
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
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
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
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
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
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為龍因名其地
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

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
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
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為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
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

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帝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
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簞
要臣入雲鞍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為日月雲雷之狀
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
毫織為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
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

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縹緞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
德統以何精何瑞為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
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
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
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
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
因桓是來即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
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因以為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

百歲者頌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
聃有周七十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
十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
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
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為然。又天漢二年，帝
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
席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初不照，有龍銜
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

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為
夜朝見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對此草為蘇以塗
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
則入水不沈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
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
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
壇因騎而返遠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
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名步

景駒朔日自馭之如駕馬蹇驢耳朔日臣有吉雲草千
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十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
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日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
為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
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
曰吉雲甘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
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青
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

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頭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

此不備載

漢武帝內傳

班固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蒼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

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為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好神仙之道常禱祈

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
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
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
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為王母
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
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
清齋不闕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

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勅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

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
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
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
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
色斑龍別有五十天僊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旒
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
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
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褱襪文采

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
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鳥視之可年三十
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
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
厨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標
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
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
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

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
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座上
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
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
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
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
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僂
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

名上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僊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

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勅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
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
使駕龍巖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
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
敬謝但不相見四十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
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
滯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脉浮反升肉多精
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

恐非僂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
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
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
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
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
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
先被太帝君勅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
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畱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

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十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

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
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
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
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
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
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為勤矣勤而不獲實有
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
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

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暑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剗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矜寬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為陰德救濟死厄旦

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
勤齋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
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
於螻蛄之窟眷虛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
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
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閭之中位以僊官遊於十
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
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啓無由開達然貪

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戢聖命以為
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
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
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
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
凝真性嫵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
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
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

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感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

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
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
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
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
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
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丘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
理楨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僊尊蓬丘以館
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

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
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為洲名並在滄流大海玄津
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
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
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
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秘於玄臺而出為靈真之信諸僊
佩之皆如傅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
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

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
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
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
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
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
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
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
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

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
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
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名山靈朝地神攝總
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
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
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
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
發宏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

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啟叩不已王
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
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
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
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
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
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僊夫人
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

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
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十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
十二事畢必當匝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
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
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
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
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
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

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世也
吾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為
天僊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
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
故吾等有以下眇之耳至於教僊之術不復限惜而弗
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
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
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

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
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
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
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
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
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
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
書以來并賢大女即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

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
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真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
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勅取之將以授徹也
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愍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
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
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環主臣願
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愍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
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

徑到扶廣山救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
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
之蘊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
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
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
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
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
信曰徹雖有心實非僊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

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寃號
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
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囂
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
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僊者精誠
志念齋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
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
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

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
寃魂窮鬼有被掘之訐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
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仰帝而祝曰九
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
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
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
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
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沈幽冥爾其慎

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
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
有嬰孩之貌故僊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
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
運館玄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
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
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
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

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
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蕙之帛約
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
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
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
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
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
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

上刑而骸裂蔽者盲聾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歿輕則鍾
禍於父母詰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
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
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
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
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
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而時雲
彩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

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
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
撰集為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
以珊瑚為軸紫錦為囊安著栢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
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
暢高韻自許為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
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怨歎
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

栢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
凡十四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
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有人見從西北上
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
帝病行蟄屋西懃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
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
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
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域康渠王所獻

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鄜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

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歛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僊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歛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趙飛燕外傳 伶玄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
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繁手哀
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
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
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
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日合德然皆
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

而織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常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姊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倣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賢服疏苦財且顓事膏沐藻粉其費亡所愛其直者指為愚人飛

燕通隣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旁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為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嫔為承光司帶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粟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謹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決藉嫔私語飛燕曰射

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
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恃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
鴦殿便房省帝簿嫔上簿嫔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
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
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
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嫔為帝取后五采組文
手藉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迴沈水香為卷髮
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衣故短繡

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合德謝
曰貴人姊虐妒不難滅恩受恥不受死非姊教願以身
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閒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
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
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嫔計為
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
緣合嫔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
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嫔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

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嫔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
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嫔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僊者上
立賜嫔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
婕妤好事后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
曰姊唾染人紺袖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
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袖後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官
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
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

殺之侍郎宮奴鮮絳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
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沈水坐潦降神百
蘊香婕妤浴萱蔻湯傅霞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嫔曰
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
華其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
陽華善竇飾常教后九迴沈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
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而言
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嫵嫵應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

后煮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國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玉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夫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沈水香蓮心梳一面五色同

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
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
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彊
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
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
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
帳沈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
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沈水

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
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
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
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
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嘯細
嬈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僂乎僂乎去
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
后履久之風霧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

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闈他日
宮姝幸者或褰裙為絳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
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
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
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
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
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卧
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

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
令樊嫔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
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嫔侍后浴語甚謹后為樊嫔道
夷言嫔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
上苦懶嚼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懶狸獻姥謂姑曰
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
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汙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
雄捷能超觀閣魚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

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埙擊鼓歌連
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
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
子能嚙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
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荅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嬖脫簪
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
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
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

抽紫玉九鷗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大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嫔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人大福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

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
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
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
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
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
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
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春
邱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

九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裏衣視帝餘精出湧露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今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嘔血而死

飛燕遺事

闕名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
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缸含藍田璧明珠
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
綠文紫綬金銀花鐏每好風日幡旒光影照耀一殿鈴
鐏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
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
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

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窻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蟠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為天下第一締構既成尚其姊子樊延

其二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寵後宮

其三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

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鵲

繡鐙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

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瑪瑙彊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

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椰葉席 同心梅 含枝李 青木香 沈

水香 香螺卮 九真雄麝香 七枝鎧

其四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
曲趙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着輕絲履
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胤嗣趙后
自以無子常托以禱祈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

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
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
差代之而卒無子

其五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
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其六

帝常以三秋閒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

貴其不沈沒也以雲母飾於鷓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柁柁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葉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伶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燕結裙之處

其七

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綈

之幕麗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
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以下咸帶玄綬簪珮雖如
錦繡更以木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
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

趙后遺事 秦醇

余里中有李生世習儒術而業甚貧余嘗過其家墻
角一破筐藏古抄書數十冊中有趙氏瑣事雖紙墨
脫落尚可觀覽余就李生乞之以歸補正編次成篇
傳諸好事者

趙后腰骨尤纖細善踞步行若人手執花枝顛顛然他
人莫能學也在主家時號為飛燕入宮後復引援其妹
得幸為昭儀昭儀尤善笑語肌骨秀滑二人皆天下第

一色色傾後宮自昭儀入宮帝益希幸東宮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為自固久遠計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一日惟從三四人往后宫后方與人亂不知也左右急報后驚遽出迎帝冠髮散亂言語失度帝因亦疑焉帝坐未久復聞壁衣中有人嗽聲帝乃去由是帝有害后意以昭儀故隱忍未發一日帝與昭儀方飲帝忽攘袖瞋目直視昭儀怒氣怫然不可犯遽起避席伏地謝曰臣妾族孤寒下無強近之親一旦得備後庭

驅使之列不意獨承幸御濃被聖私立於衆人之上恃寵邀愛衆謗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威怒臣妾願賜速死以寬聖抱因涕淚交下帝自引昭儀曰汝復坐吾語汝汝無罪汝之姊吾欲褫其首斷其手足置溷中乃快吾意昭儀曰何緣而得罪帝言壁衣中事昭儀曰臣妾緣后得備後宮后死則妾安能獨生况陛下無故而殺一后天下有以窺陛下也願得身實鼎鑊體膏斧鉞因大慟以身投地帝驚遂起持昭儀曰吾以汝之故不

害后第言之耳汝何自恨若是久之昭儀方就坐問壁
衣中人帝陰窮其迹乃宿衛陳崇子也帝使人就其家
殺之而廢陳崇昭儀往見后言帝所言且曰姊曾憶家
貧寒飢無聊姊使我共隣家女為草履入市賃履市米
一日得米歸遇風雨無火可炊飢寒甚不能成寐使我
擁姊背同泣此事姊豈不憶也今日幸富貴無他人戕
我而自毀敗或再有過帝復怒事不可救身首異地為
天下笑今日妾能拯救也存歿無定或爾妾死尚誰攀

乎乃泣涕不已后亦泣焉自是帝不復往后宫承幸御者昭儀一人而已昭儀方浴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罽覘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飛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為矣后知昭儀以浴益寵幸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日

愛在一身無可奈何后生日昭儀為賀帝亦同往酒半
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
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
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
更衣之幸下體常汗御服妾欲為帝浣去帝曰留以為
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
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歎帝欲留昭儀先
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為姦利經三月乃

詐托有孕上牋奏云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
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特屈乘輿
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
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夢天日
之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為嘉瑞更約
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帝
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云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
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任體方初保綏

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求上字勿煩牋
奏口授宮使可矣兩宮候問使交至后慮帝幸見其詐
乃與宮使王盛謀自為之計盛謂后曰莫若辭以有妊
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焉觸則孕敗后乃遣王盛
奏帝帝不復見后第遣問安否而已俯及誕月帝具浴
子之儀后召王盛入宮中謂曰汝自黃衣郎出入禁掖
吾引汝父子俱富貴無憾吾為自利長久計托孕乃吾
之私意實非也已及期子能為我謀焉事成子萬世有

後利盛曰臣為后取民間才生子攜入宮為后子但事
密不泄亦無害后曰可盛訪郭外有生子者繞數日以
百金取之以物囊囊之入宮見后既發器則子死后驚
曰子死安用也盛曰臣今知矣載子之器氣不泄此所
以死也臣當穴其上使氣可出入則子不死盛得子趨
宮門欲入則子驚啼尤甚盛不敢入少選復攜之趨門
子復如是盛終不敢攜入宮盛未見后言子驚啼事后
泣曰為之奈何時已踰十二月矣帝頗疑訝或奏帝云

堯之母十四月而生堯后所姓當是聖人后終無計乃遣人奏帝云臣妾昨夢龍卧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歎惋而已昭儀知其詐乃遣人謝后曰聖嗣不育豈日月不滿也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時後庭掌茶宮女朱氏生子昭儀曰從何而得也乃以身投地大慟帝自持昭儀起坐昭儀聲呼官吏蔡規曰急為吾取子來規取子上昭儀語規曰為吾殺之規修慮未行昭儀怒罵曰吾重祿養汝將

安用也不然吾併戮汝規以子擊殿礎死投之井後宮
宮人孕子者皆殺之後帝行步遲澀氣憊不能御女有
方士聞而獻丹其丹養於火者百日乃成先以大甕貯
水滿即下丹水中水即沸又易去復貯新水如是十日
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頗能行幸一夕在大慶殿昭
儀醉連進十粒初夜絳帳闕笑吃吃不止及
中夜昏昏不能起坐向外卧昭儀急起秉燭視帝精出
如泉溢有頃帝崩太后遣人理昭儀且急窮帝得疾之

端昭儀乃自絕后居東宮忽寐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
方覺乃言曰適吾夢中見帝帝自雲中賜吾坐帝命進
茶左右奏帝云向日侍帝不謹不合啜此茶吾意既不
足吾又問帝昭儀安在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為巨鼃
居北海之陰水穴間受千歲水寒之苦乃大慟後梁時
北鄙大月支王獵如海上見巨鼃出於穴其首猶貫玉
釵顛望波間惓惓有戀人之意大月支王遣使問梁武
帝帝以昭儀事報之

尺三寸四分

說卦

三

說郭卷一百十一上